

星洲淪陷期間遭難邑僑特輯

寫在特輯前面

編者

星洲淪陷期間，日敵慘施屠殺政策，炎黃帝裔，遭其毒手者，為數實鉅，其中普寧邑僑，亦屬不少。本刊為表揚各殉難邑僑之壯烈犧牲起見，爰編此特輯，藉慰忠魂並誌哀忱。惟時間匆促，調查不週，僅得下列數位之略歷而已。在此敬向其他遭難邑僑家屬等請求原諒。



方書邦

懷南，普寧古芬鄉人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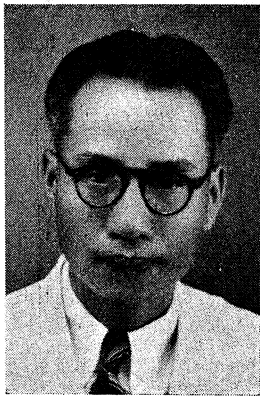
被害時四十五歲。曾任新加坡南洋商報主筆，新國民日報編輯，及加東浚原學校校長。又為新加坡國民日報創辦人之一。
妻賴蕪秋女士，子四，女四，長子次子已能自立。居星洲。



方之棟

普寧古芬鄉人，被害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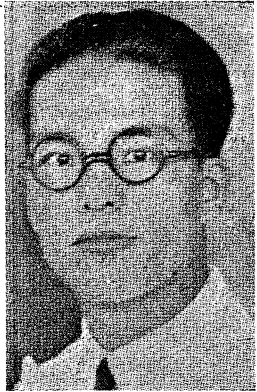
四十七歲。北平朝陽大學畢業，曾任加影育華學校蕭坡中華學校及峇株正修學校校長。妻喻緞英女士，現任教星洲。子二，現求學英校。



許鍾靈

普寧泥溝鄉人，被害時

四十四歲。汕頭震東中學創辦人，曾任汕頭震東中學教務主任，荷屬大亞齊古打拉夜中華學校校長，長邦加流石中華學校校長，新加坡端蒙分校主任。
妻莊氏曾氏，分居中國及荷屬。子三，年尚幼，皆在求學。



李傳經

普寧石鳥鄉人，被害者

三十六歲，集美師範畢業，曾任揭陽民德中學教員，新加坡維新學校校長及本坡端蒙學校教員。
妻子仍居星洲。

紀放眼

家屬多住鄉間。

普寧桂政山鄉人，被害時五十餘歲，曾任暹京報館及新加坡南洋商報、星洲日報、總匯報等編輯。

陳純海

普寧縣埤塘鄉人，被害者二十餘歲，曾任本會館秘書，張伯賢先生文中，對此略有述及。

懷念紀放眼先生

胡佗

放眼先生名雖「放眼」其實他底眼睛是很小的。他姓紀，年紀有五十多歲，我和他相識是在總匯報，那時他編馬來亞版新聞，我編「中外」及「副刊」，因工作時間相同，常常聚談，日子一久，我覺得他是一個有趣人物，他的趣味在談吐間常可聽到，他與年輕人很談得來，他常叫我「小胡」，我有時竟呼他「老紀」，他聽了笑笑說：「好在我是個男人，假如是個女性，那是要鬧笑話的啊！嘿！……」他愛喝酒，一喝酒鼻子便通紅，實在他工作太辛苦了！一家數口，孩子多，全靠他一人維持生活。

晚上，有時被工作拖延，一到午夜，他便把頭伏在桌上休息片刻，但大版來時，常打起呵欠，回家時常對我說：

「小胡，我又要跳海了！」他接下說：「家用太大，工資不夠開消，真沒辦法！」

我有時濟濟他的急，他非常感激。然他從不拖欠人家的賬。

一次談話中，他提起他的身世來，他原籍是普寧，他過去在暹羅各報做過事，在本坡「南洋」，「星洲」，「總匯」各報都擔任過編輯，是一位老記者，以往在報上寫起短評，常用「放眼」筆名，精警動人，他原名友德，那時，我順便問他。

「紀先生，你的眼睛這樣小，爲甚麼要用「放眼」這名字？」

「是，是！就是因爲眼太小，所以要放大眼睛來看時局——嘿！嘿！」

「嘿！嘿！是他的口頭禪，常用語，他做事很負責，他雖然做得精疲無神，還是不停地做下去，一直做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炸彈掉下來，還

是繼續工作。因爲大盡職，致日寇在本島登陸作戰，交通斷絕，回不得家。（那時他的家屬是住在小坡惹蘭勿利後面）聽一位友人說，在日寇施行大「檢舉」時還看見他在直落亞逸應和會館附近徘徊。

那一次經過日寇檢舉後，便失了蹤，不見回來，一直到今天，四年多了，還是音訊全無！

「被檢者全被殺掉！」日酋不是已經招供了嗎？

紀先生一定是死了！是爲國犧牲了！深夜甲，我常常想起許多死去的友人，放眼先生也是我常常懷念的一位。

今日紀念記者節，我便想起了這位最負責任的老記者——紀放眼先生。（此文轉載自民國卅五年八月卅一日星洲日報上記者節特刊）

悼許君鍾靈

馬宗菊鄉

暴日侵華禍未已，太平洋中戰又起。
星海樓船遭擊沉，天南堡壘被摧毀。
可憐屈膝復低頭，忍寫降書兵漸弭。
從此版圖屬暴倭，獸蹄踐踏遍星市；
橫行無忌肆窮兇，對我同僑尤仇視。
假名登記給証章，實施殘殺境綱紀。
我友許君號鍾靈，亦被檢查遭慘死。
可憐無辜受株連！天道胡爲竟若此？
憶君生前最忠誠，待人接物無可訾。
學精中西品更優，道德文章孰與比。
奈何不生太平年，偏逢變亂陷虎兇。
我今哭君無別言，惟有一事報君喜：
暴倭而今已滅亡，盡雪深仇與奇耻。
願君泉下目長暝，好將魂魄安蒿里。